

安福趣史

Rutbfr/16



上海宏文圖書發行

民國九年八月一日出版
民國九年九月十日再版

安福趣史全一冊

每部定價洋五角



編
著

鴻
隱
生

發
行

上海宏文圖書館

印
刷

上海宏文圖書館

發
行
所

上海宏文圖書館

序

予非安福黨中人。何以於安福如是其悉也。其中蓋有故焉。予寓去安福俱樂部。不百步而近。而予之友又多友於安福者。於是耳所耳安福也。目所目安福也。安福之成。安福之敗。安福之所以成敗。本無一毫關係於予心。而耳目之所及。若有深印不忘於予心者。予之至京師也。在宣統三年。此十年中。變故蓋多矣。清室之讓位也。世凱之洪憲也。張勳之復辟也。而黨類之衆。醞釀之久。蟠據之固。威福之恣。罪惡之著。賣國賣國。昌言無忌。未有甚於安福者。下緝捕之令。懸巨金之賞。外交之力。既盡。偵探之術。亦窮。一任罪魁之逍遙於法外。恐不數日間。將又有變名之安福起而嘗試者。嗟乎。民國以來。刑法不行。予既無望於上矣。思所以懲戒於將來。不得已而至乞靈於文字之誅伐。亦徒覺其詞費而已矣。本編所載。稍涉詆譖。而其事其人。有足與秘史相印證者。倘謂耳目爲不足信。試問耳目外。何者爲足信。予固信耳信目也。予願天下人亦效予之信耳信目也。則趣史也。而不啻信史矣。

民國九年八月

鴻隱生序

安福越史序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要人。借其室爲秘密商略之地。亦可擺酒請客。據個中人云。下脚之費。須二百元。其酒席之昂貴。則視其人以爲上下。三四要人。或意有所屬。則多方爲之勾致。積得造孽錢千餘萬。三小姐頗能見幾。於直皖未經決裂之前。忽一日攜家而遁。三四要人。亦不知其蹤跡。或云其人已挾情人遁至上海。有見之於新世界者。鴻飛冥冥。弋人何慕。三小姐誠有心人哉。

五十萬元之鑽戒

某總長最嗜鑽戒。其第一紅妾。爲數年鼎鼎大名之紅官人。亦有斯癖。購置不下數百只。其最貴重者。則於紐約某鑽商中得來。索價六十萬金。論價年餘。始以五十萬元購得之。此戒能於黑暗中放尺許之光。套在指上。能照其全手。正看則爲藍色。側看則左爲黃色。右爲赤色。入於水中。亦時能變換其色。某督軍肯出一百萬金以購之。某總長不爲之動。聞今已入於一侍者之手。儼賣與外國人云。

大汽車

予初至京時。在民國二年。其時摩托車之見於京城者。爲數不多。除總統外。只有財政總長及京兆尹之汽車。時馳行於馬路中。嗣後日漸增多。私家巨賈。亦多購備。安福成立。突增數

百輛。五光十色。形製詭異。爲紐約一廠所定造。經手人已賺得十餘萬。就中惟徐樹錚及李財政長之兩車。尤爲異常。寬大。速力。亦突過他車。車行所至。路人避之。惟恐不及。有馬路兩大老虎之目。今已爲查抄所及。蓋二人逃走之時。乃借他人之車。以爲掩人耳目之計也。

陸建章之冤魂

某報云。段之失敗。實由人才之缺乏。惟小徐實爲庸中佼佼。鐵中之錚錚。東路一師。小徐爲總司令。辭段時。氣象極爲雄糾。誓與曹吳不兩立。段亦勉以數語。以爲我輩存亡。係此最後之一着。爾其勉之。小徐應之如響。乃竟不戰而退。何也。據小徐之侍人云。受命之夜。夢陸建章前來索命。數其罪云。我有何罪。遭汝槍斃。此次斷不放過云云。徐於夢中持手劍欲擊之。忽爲建章手槍一擊。而倒。痛極而醒。挨至清晨。神氣沮喪。卽與段一函。致最後訣別之詞。書發後。至邊防處。召集軍官。演說約一小時。備述軍勢。不敵。不忍殘傷士卒。以爲爭回權利之舉。并自引罪。至於泣下。軍官亦多爲之陪淚。遂引師而退。段聞之。長嘆曰。平日英名。乃喪失於二三豎子之手。言下尤大罵徐樹錚不置。

徐樹錚不聽妻言

聞徐樹錚之妻。極其賢淑。幼承家訓。略知書史。常引唐代王氏規勸元載之詩。婁妃諷諫宸濠之語。以相警戒。徐方自視爲一世無敵。不足憂也。及至由蒙返京之日。蒙事已告結束。其妻勸之曰。此君功成名就之時也。急流勇退。上書辭職。擇一僻地。以爲偕隱之計。否則。力崇謙讓。釋謝兵權。離去安福。交結曹張。而與吳佩孚等相攜手。或可保全於末路。徐笑而不應。不數月。果及於難。

小老婆之大多數

安福之要人某。生平有登徒子之癖。計其正室三人。侍妾五十三人。外室約有百人。一日之間。跋來報往。幾無暇晷。機要之事。往往由紅妾一二人主持。賄買差缺。時有所聞。段雖故作癡聾。亦曾略知一二。嘗召其來面數其事。厲聲呵責之。某跪謝不已。自稱悔過。歸家後。仍熟視其妾而無可如何。

安福命名之不吉

安字之首爲宀。宀音綿。深覆之屋也。安福要人所住者。非沈沈之華屋。卽巍巍之洋房。正合宀字之義。下從女。罪人不孥。其妻若妾。猶得深居於屋內也。福字右從一。從口。從田。一口指

段之爲首領也。田者段之奪職歸田也。或謂田者十口也。卽今之十罪魁也。左從示指罪魁之外。猶有二小人以搆扇其間也。或曰已明白昭示之也。此與洪憲六君子之籌安不安之結果何以異。聞該黨成立之日。有人送以兩聯。一則轉福爲禍。不安而危。八字。一則安者危之。基福兮禍所倚。十字也。先事以警之。而不知所悟。權利迷人。之至死信食哉。

十八羅漢 四大金剛 哼哈二將

京城於安福派之要人。有十八羅漢之目。所謂十八羅漢者。卽徐樹錚、王揖唐、王印川、李思浩、朱深、曾毓雋、李盛鐸、姚國楨、段芝貴、烏澤聲、梁鴻志、臧蔭松、姚震、吳光新、張敬堯、丁士源、王郅隆、光雲錦。又有以李厚基、倪嗣冲、陳樹藩、劉存厚爲護法。四大金剛者。又有以徐樹錚、王揖唐爲哼哈二將者。聞之誠堪失笑。

元年公債票之拭穢

元年公債票市上發行者有二種。一爲老號。係於去年發出者。一爲新號。係債事之前所發出者。老號每百十八元有餘。新號則十七元有餘。大約所發出者。合而計之。不過二千餘萬。所存者尙有六千萬。攔取自便。屯積最多者。爲李贊侯。其妻妾等視之如泥沙。間有取之以

拭。穢。者。家。人。輩。往。往。於。穢。器。中。取。出。而。售。於。人。者。掌。財。政。者。如。此。民。國。有。不。日。趨。於。貧。乎。

王揖唐唐亦揖王

王揖唐爲南北議和之北總代表。當銜命初來之日。南方軍政府及民黨。均鄙其人而屏拒之。南總代表唐少川先生。至以閉門羹見待。故當時有王欲揖唐而唐不受揖之諧語。嗣因滇桂分裂。王乃乘其隙而結歡民黨。南方某某等要人。至入其彀中。少川先生亦因和議易以解決之故。移易其前倨之態度。與之接近。故又有王揖唐唐亦揖王之諧語。今則安福失敗。王亦在拿辦之列。座上客且變爲階下囚。又欲揖唐而不能矣。天下事之不可預料者。有如此哉。

偷書賊

滬上有姚君公鶴者。明瞭上海掌故。著有上海閒話一書。登載於某報上。不意王揖唐以狗苟鼠偷之手段。擅自繕印成書。冒稱己著。如譚峭之竊化書。郭象之盜莊子注等。惟彼則竊於死後。此則盜於生前。且廉恥全無。除分送各機關外。並在某報逐日排登數頁。改名曰上海歷史之沿革。事爲姚君查悉。卽投會審公堂。控其盜竊版權。求請賠償損失五千元。及向

已道歉等情。公堂方欲傳訊。王揖唐夫人向姚調停。允賠償洋二千元。並給挂名薪水。每月二百元云云。（以上係見諸某報記事及評論）所不解者。王揖唐爲前清木天人物。非不能仰屋著書之人。即養尊處優。而擁此不義之財。正不妨效呂不韋故事。（按不韋作呂覽。乃以多金集士人而爲之。）海上文傭不乏。豈無甘受其金錢之驅使者。而乃盜竊他人之著作。幾受公堂之大辱。吾無以名之。名之曰偷書賊而已。

文聖人之掉文

康南海學問淵博。志慮忠純。乃心清室。力主復辟。事與心違。舉事不成。銷聲匿跡於上海久矣。意謂從此如寒蟬之噤。不復與談政事矣。今因安福之敗。忽有洋洋灑灑之大文。出現於各報。用錄其文於下。以便推測心理學家之研究焉。

段祺瑞久盜國柄。窮極暴兇。國民之懲怒極矣。諸公仗義興師。爲國討賊。黃鉞旣奮。戎衣一定。罪人咸伏。京師通清。人心大悅。舉國翹首。想望新猷。惟頃捕逮罪人。只治脅從。乃赦渠魁。天下咸議之。僕亦惑焉。夫段祺瑞之罪惡繁夥。今不暇及。舉其大者。莫若用兵。其攻南方。自長沙至衡。千里赤地。醴陵攸縣。民無孑遺。川陝粵魯閩。因之大亂。暴骨如莽。農商廢業。大兵

之後。疫荒水旱繼之。大概殺傷死亡。三四十萬。數省慘狀。不忍卒聞。彼豈非與段祺瑞同爲中國之民哉。號稱民國。以何名義。窮兵黷武。殺人如芥。不過段祺瑞爲爭其一人之私利爲之。自民國以來。中國困窮甚矣。一切國家權利。多押貸於外人。至數年來。段祺瑞當國。押貸者數十事。借入者亦萬萬元。一切皆盡矣。令吾國民。預剝皮骨。代負將來無量之重債。不過爲段祺瑞買軍械。養衛兵。結私黨。以自殺同胞。自開國會。自舉總統而已。若夫段祺瑞創行軍事協定。力行念一條協約。甘心賣中國萬里之土地爲藩屬。賣四萬萬之國民爲奴隸。以求自保其一人之權位。此則喪心病狂。罪大惡極。無有倫比。國人所共斥爲石敬瑭張邦昌李完用。萬口同詞。無有爲解者。夫國體無君民。以法爲重。自百吏庶民。凡有殺人竊貨。盜賣公產。其刑殊死。況於民國。尤賴法律維持之。卽今衆署之安福。與夫段氏之腹心爪牙。徧於內外。皆據勢要者。不過仰承段祺瑞。而爲虎狼之爪牙。或趨媚段祺瑞。以分雁鶩之餘食。無論何人當國。採何宗旨。無不可疎附奔走。趨媚承認。譬殺人者。以挺與刃。然命令與執持。實在手與心也。今安福首領。旣被捕逮。或封禁解散。次第治罪矣。惟首惡罪魁之段祺瑞。反乃從容晏嘯。議罪不及。夫罪莫大於鬻數千年之中國。惡莫大於殺數千萬之國民。禍莫大於

押借六萬萬之國債。此皆段祺瑞一人主其權。其罪應段祺瑞一人受其責。其徒黨只爲附屬。惟不能無罪。然與段祺瑞罪有首從之別。卽刑有輕重之分。天下古今。爲刑法者無有專治從罪。而赦其首罪之理。書曰殲厥渠魁。厥從罔治。今得無改之曰殲治從者。厥魁不治乎。夫君主之國。有議貴之條。亦惟專待君主一人而已。故八國之討拳匪罪魁也。大誅親王大臣。而惟寬待那拉后。然今德皇威廉。且被聯軍法廷索審焉。今民國既無君主之位。刑律亦無議貴之條。凡諸執政。自總統皆爲公僕。其有獲罪。刑皆平等。美總統曾以尋常議案。亦被拘審。段祺瑞卽爲總統。犯茲逆罪。亦應捕治。況爲邊帥。亦與徐樹錚段芝貴等。今以徐樹錚段芝貴有罪而治之。乃於段祺瑞則寬之。何哉。若其無罪。不應討之。若其有罪。豈能免之。否則待之以君主之禮也。北方之討段罪者。曲爲其詞曰清側。然則眞待以成君也。其議刑者。或曰幽之湯山。則待以幽外國君后如拿破崙之禮也。雖然。若果如是。中國固無法律。亦無紀綱。何以出政而行令乎。率國民而教之以無法。惟爭政柄。爲首惡之是導。苟得政柄。雖賣國數萬里。殺人數千萬。押借數萬萬。而可無罪。何人不爭權利。而爲首惡。卽攻安福。詈安福。亦不足以服安福之心也。安福黨人。皆將反唇相稽曰。置殺人之兇手而不問。而惟撻挺鍛

刃。今無君主。吾非臣僕。何戮楊干。而撻伯禽。爲不平。謂何。何以爲治。夫段祺瑞之罪惡貫盈。天怒人怨。咸以爲合董卓朱溫石敬瑭李完用爲一人。國民切齒裂眦。咸欲食其肉而寢其皮。而執事乃欲赦彼渠魁。得無與民意相反乎。夫核段祺瑞罪惡之重大如彼。天心民意之憤恨段祺瑞如此。宜以三塚桀蚩尤千刀剗王莽。望卽誅此民賊。與國人共之。宣其罪狀。以正典刑。庶順從民意。大慰民心。藉爲國憲也。若公等以舊交可念。私恩不忘。則大義滅親。亦應以國賊爲重。不能援私情解免。亦當下之法院。付之公判。若其附屬黨徒。除已罪十人外。應援厥從罔治之義。以安反側。以靖波瀾。刑律旣公。人心乃允。新政清明。大治宜謹。區區之愚。惟諸公圖之。

武聖人之假武

張勳之不忘清室。固與文聖人同此志願者也。故亦稱之爲武聖人。復辟之舉。若無段氏之馬廠誓師。則紫光閣上之圖形異日太廟之配饗安富尊榮極於生前。謂非意中事乎。一念及此。公仇私恨。不能不集於段氏也。昔齊襄滅紀。報九世之讎。春秋猶肆之。則乘此時機。起而圖之。梟其頭而滅其族。不得謂張氏之已甚也。雖交戰之時。有傳其爲担任正路總司令。

者有謂其曾向曹張各借奉直師一旅。率以前驅。致命於敵者。然皆傳聞失實之談。事後一電寥寥數語。不過辨明復辟之爲謠言。而於段氏絕不爲乘危下石之舉。視康聖人之請誅段氏公報私仇者。不失爲光明磊落之襟懷。就兩人比較起來。吾於此服張氏之有涵養焉。

外國財神之逃走

自安福氏實行賣國之計。而外國之財神。乃不遠而來我國。事機不密。洩於國人。京師之各校學生。首起而爲難。章宗祥受剝膚之痛。曹汝霖羅羅焚屋之災。陸宗輿亦幾幾殃及。由此感動國民。商界工界。宣言攻擊。罷學不已。並於罷市罷工。政府不得不勉從民意。罷斥三人。以謝國民。而賣鑛賣路之策。畫爲之停頓。外國財神不耐閒住相聚而言曰。萬不料近日中國之國民。氣力澎湃。至於如此。我輩已無立足餘地。金錢之力。不足以餌高潔純粹熱心愛國之國民也。何如見幾回國之爲得乎。財神既行而安福乃及於難。

告財神狀

具稟中國商學工界一切人等。爲財神賄通官僚。害國虐民。叩請立賜槍斃。以均貧富。而整法紀。事竊以爲神者。聰明正直而壹者也。財神者。掌陰陽金融之權。尤不容任情附勢。濫與

僉王以害國而虐民者也。考之於古。子貢以孔門之高弟。而貨殖以致富。范蠡以霸越之功臣。而三徙以成名。懷清有臺。獎其貞節。依山冶鐵。嘉其力勤。神之賜以厚資。宜也。非幸也。降及後世。神聽不聰。鄧通鑄銅山之錢。石崇有金谷之園。一則恃寵承恩。不免於翳桑之餓。一則窮奢極欲。不免於孫秀之誅。卽擁有金錢。而殃隨富至。及身不保。尙未有害於國。有殃於民也。光復以來。無賴之偉人。膽大之流氓。數多面團。團作富家翁者。論者已謂神之不公。然若輩恃有炸彈。手槍。能行暗殺於人間者。安知不能行暗殺於天上。神或懾其威。而不得不與至若腐敗之官僚。賣國之奸賊。何威之足懼。而必掘盡地皮。地骨。刮窮民脂。民膏。以獻於其之前。而間接直接以亡此神聖中國。以絕此共和之五族。於是教育之費。無所出。金融之權。屬諸人。商既折閱。而關閉。工亦失業。而乏食。如今日安福時代之甚者。反而思之名爲遭安福之禍。實則受財神之賜也。伏祈卽賜乾斷。立提財神。迅正典刑。遲則托庇外國。財神勢力之下。拿辦有所不能。而如徐樹錚。李思浩等。既愛金銀。則當效李闔待明臣之法。煎金銀之汁。灌入其心。俾一般官僚及無賴偉人。知金銀之結果如此。而財神之厚我者。適所以害我也。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。商等雖切齒於若輩。猶有餘望於若輩焉。此稟。